清代十三朝遍文

498
GS19

# 第五十一回　林制軍慷慨視師　琦中堂昏庸誤國

却說英國發兵的警報，傳到中國，清廷知戰釁已開，命林則徐任兩廣總督，責成守禦，調鄧廷楨督閩，防扼閩海。則徐留心洋務，每日購閱外洋新聞紙，陰探西事，聞英政府已決定主戰，急備戰船六十艘，火舟二十隻，小舟百餘隻，募壯丁五千，演習海戰，自己又親赴獅子洋，校閱水師，軍容頗盛。（能文能武，是謂將相材。）道光二十五年五月（靜書拳月，時四秋之誼也。）英軍艦十五艘，汽船四艘，運送船二十五艘，舳艫相接，旌旗蔽空，駛至澳門口外，則徐已派火舟堵塞海口，乘着風潮出洋，遇著英船，放起一把火來。英船急忙退避，已被燬去杉板船兩隻。

英將伯麥，賄募漢奸多名，令偵察廣東海口何處空虛，可以襲入。無奈去一個，死一個，去兩個，死一對。最後有幾個漢奸，死裏逃生，回報伯麥，說海口布得密密層層，連漁船蜑戶，統爲林制台效力，不但兵船不能進去，就使光身子一個人，要想入口，也要被他搜查明白，若有一些形迹可疑，休想活着。看來廣東有這林制台，是萬萬不能進兵呢。伯麥道：「我兵跋涉重洋，來到此地，難道能手不成？」漢奸道：「中國海面很是延長，林制台只能管一廣東，不能帶管別省，別省的督撫，那裏個個像這位林公，此省有備，好攻那省，總有破綻可尋；而且中國的京師，是直隸，直隸也是沿海省分，若能攻入直隸海口，比別省好得多哩。」（鴉虎作倀，然是可恨。）伯麥聞言大喜，遂率艦隊三十一艘，向北進駛。

則徐探悉英艦北去，飛咨閩浙各省，嚴行防守。閩督鄧廷楨，早已佈置妥帖。預募水勇，在洋巡邏，見英船駛近廈門，水勇便扮做商民模樣，乘夜襲擊，行近英艦，突用火罐噴筒，向英艦內放入，攻壞英艦舵帆，焚燬英兵數十。英兵無頭緒，還道是海盜偷襲，連忙抵敵，那水勇却溜着划槳，飛報內港去了。伯麥修好舵帆，復進攻廈門，金廈兵

備道劉曜春，早接水勇稟報，固守礮臺，囊沙壘垣，敵礮不能洞穿，那砲臺還擊的彈力很是利害，轟了數聲，把敵艦轟壞好幾艘。伯麥料廈門也不易入，復趁著東北風直犯浙海。

浙海第一重門戶，便是舟山，四面皆海，無險可扼。浙省官吏，又把舟山羣島看作不甚要緊的樣子。英艦已經駛至，遵疑外國商船，毫不防備。（當沿海戒嚴時，就使是外國商船，亦須稽查，況明明是兵艦乎？）英人經粵閩二次恐嚇，還不敢陸然登岸，只在海面游弋。過了兩三天，並沒有兵船出來襲擊，遂從羣島中駛入，進薄定海。定海就是舟山故地，因置有縣治，別名定海，後來遂把定海舟山分作兩地名目。定海設有總兵，姓張名朝發，平時到也懷着忠心，只謀略却欠缺一點，褒貶無差。不去襲擊外洋，專知把守海口。英艦二十六艘，連檣而進，朝發方下令防禦。中軍游擊羅建功，還說外洋砲火利水不利陸，請專守城池，不必注重海口。（越是魯夫，越說獃話。）朝發道：「守城非我責任，我專領水師，但知扼住海口，不令敵兵登岸，便算盡職。」隨督師出港口。

英將遣師投函，略說：「本國志在通商，並非有意激戰，只因廣東林劉二督，燒我鴉片烟萬餘箱，所以前來索償。若賠我烟價，許我通商，自應懲兵回國」等語。朝發叱回，令軍士開砲轟擊，英艦暫退。翌晨，英艦復齊至港口，把大砲架起桅檣上面，接連轟入，勢甚凶猛。港內守兵，抵當不住，船多被燬，朝發尚冒死督戰，左股上忽中一彈，向後倒，親兵趕即救回，於是紛紛潰退。英兵乘勝登岸，直薄定海城下。定海城內無兵，知縣姚懷祥，遣典史金福招募鄉勇數百，亦至即潰。懷祥獨坐南城上，見英兵緣梯上城，奔赴北門，解印綬僕從，府自刎死。朝發回至鎮海，亦創重而亡。

敗報到京，道光帝即命兩江總督伊里布赴浙視師。伊里布尚未抵浙，英將伯麥，復遣書浙撫，浙撫烏爾恭額，料知書中沒甚好話，不願拆閱，竟將原書發還。伯麥方擬進攻，適領事義律至軍，請分兵直趨天津。伯麥依言，途與義律率軍艦八艘向天津進發。

道光帝因定海失守，未免憂慮，常召王大臣會議。軍機大臣穆彰阿以餡諛道，平時與林則徐等本不相和協，至是遂奏林則徐辦理不善，輕開戰釁，宜一面懲辦林則徐，一面再定和戰事宜。（又是一個和珅。）道光帝尚在未決，忽由直隸總督琦善遞上封奏一本，內稱：「英國兵船，駛至天津海口，意欲求撫。我朝以大字小，不如俯順外情，罷兵息事為是。（此等言語，最足耑惑主聽。）且粵督林則徐辦理禁煙，亦太操切，伏乞皇上恩威並濟，執兩用中」等語。道光帝覽了奏牘，又去召穆彰阿商量。穆彰阿與琦善本是臭味相投的朋友，穆彰阿要害林則徐，琦善自然竭力幫忙。況且這班奸臣屈害忠良，是第一能手，欲要他去抵禦外人，他却很是怕死，一些兒沒能耐。

相傳義律到津，直至總督衙門求見，琦善開英領事來署，當即迎入，義律取出英議會致中國宰相書，交與琦善。琦善本由大學士出督直隸，展開細瞧，半字不識，隨令通事譯讀。首數句無非說東粵燒烟，起自林鄧二人，春間索償，被他詬逐，所以越境入浙，由浙到津。琦善聽了，尚不在意。後來通事又譯出要約六條，隨譯隨報。看官！你道他要求的是什麼款子？小子一一開錄如下。

第一條　賠償貨價。

第二條　開放廣州福建廈門定海上海為商埠。

第三條　兩國交寧，用平等禮。

第四條　索賠兵費。

第五條　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居留英商。

第六條　盡裁洋商（經手華商）浮費。

琦善聽畢，沈吟了好一會，方向義律道：「汝國既有意修和，那時總可商議。明日請貴兵官來署宴敍便了。」義律別去，次日琦善令廚役備好筵宴，專待客到。約至巳牌時候，英國水師將弁二十餘人，統是直挺挺雄糾糾的

走入署中。琦善接入，見他威武非凡，不由的心頭亂跳。見了二十多人，便已畏懼，若多至十倍百倍，定然向他下拜了。英兵宜蠻不能直接與他談論，然已瞧透他畏怯情狀，便笠踞上坐，命隨來的通事傳說：本國已發大兵若干萬，砲船若干艘，即日可到中國。若中國不允要求，請毋後悔！」這番言語，嚇得琦善面色如土，忙央通事說情，願爲轉奏。英將弁眉飛色舞，樂得大嚼一回，喫他個飽。席散後，琦善便據事奏陳，當由穆彰阿一力推薦，道光帝便命琦善赴粵查辦。琦善聞命，即與英領事義律約定赴粵議款。義律等徐返舟山，琦善入京聽訓，造膝密陳，廷臣多未及聞知。迨琦善出京，部中接山東巡撫託浡布奏報，略稱：「義律等自津回南，路過山東，接見時很是恭順。大約爲自己富照。今因琦中堂赴粵招撫，彼亦返粵聽命」云云。嗣又接到伊里布奏本，據說：「與英人訂休戰約，願還我定海」等語。部臣方識琦善伊里布，統是一班和事老，有幾個見識稍高，已料到後來危局，然內有穆彰阿，外有琦善伊里布，內外朋比，說亦無益，還是得過且過，做個伏馬寒蟬。語出楚兒諸國之卿

　　逭且慢表，且說林則徐方加意海防，嚴緝私販，每月獲到販煙人犯，總有數起，則徐一一奏聞。起初接到廷寄，多是獎勉的話頭，一日傳到京抄，上載大學士琦善奉旨赴粵查辦，則徐不禁浩歎，正扼腕間，又接批發奏摺的硃諭道：

　　外而斷絕通商，並未斷絕，內而查拏犯法，亦不能淨盡，無非空言搪塞，不但終無實濟，反生出許多波瀾，思之易勝憤懣，看汝又以何詞對朕也。特諭。

　　則徐覽畢無語，幕友在旁瞧着，不禁氣憤，隨道：「大帥這般盡力，反得這般批諭，令人不解。」則徐曉道：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古今來多出一轍。林某自恨不能去邪，所以遭此疑謗。現既奉諭申斥，不得不自去請罪。」隨即磨墨濡毫，草擬請罪摺子，并加附片，願戴罪赴浙，投營效力，當下交給幕友謄清，即日拜發。甫發奏摺，又來嚴旨一道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

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內，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，會同鄧廷楨查辦，原期肅清內地，斷絕來源，隨地隨時，妥爲辦理。乃自查辦以來，內而奸民犯法，不能淨盡；外而私販來源，並未斷絕。本年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，紛紛徵調，靡餉勞師。此皆林則徐辦理不善之所致。林則徐鄧廷楨着交部分別嚴加議處。兩廣總督着琦善署理，未到任以前，着怡良暫行護理。欽此。

越數日，大學士署理兩廣總督琦善到任，此時粵督印信，已由林則徐交與怡良；怡良復交與琦善。琦善接印在手，別樣事不暇施行，先查剿林則徐罪狀，怎奈遍閱文書，無瑕可摘，隨召水師提督關天培，總兵李廷鈺等入見，責他首先開釁，此後須要格外謹慎，方可免咎。關李等憤氣填胸，只因總督係頂頭上司，不好出言辨駁，勉強答應而退。琦善擺着欽差架子，也不出送。

忽巡捕傳進英領事義律來文，琦善忙即展閱，閱罷，急下令將沿海兵防，盡行撤退；并舊募之水勇漁艇，一律解散。還是怡良聞着此信，趕到督署探問，琦善把義律來書，交與怡良瞧閱。口中却說道「兄弟並不是趨奉洋人，只聖上已經主撫，不得不從。圖一點。照英領事的書中，要我退兵，我只得把兵撤退，推誠相與，方好成全撫議。」明明是罵殿如虎反說得與己無涉。怡良道：「夷情叵測，不可不防，還求中堂明察！」琦善撚鬚笑道：「兄弟在直隸時，已與義律面約休戰，還怕什麼？」小鬼描着大鬼。怡良無可再說，隨即告別。

琦善方欣欣得意，專等義律來署議款，等了數日，毫無消息，只有屬員來報，或說是獰住洩奸，或說是捕鴉私販，或說是英艦出入海口，偵探虛實。惹得琦善性起，大怒道：「好好一個中國，都被這等混帳東西鬧成這種模樣。是自己說自己。此後若再來嘗試，定不姑貸！」屬員捱着這個頂子，大家都回到衙中，吃着睡着，樂得安逸，不管閑帳。

琦善又招了一個粵人鮑鵬，作爲繙譯官，差他往來傳信。鮑鵬曾向西商處，充過買辦，爲義律所奴視，琦中堂偏當他作奇材看待，言無不聽，計無不從，因此義律越知琦善無能，日夜增船艦，造攻具，招納叛亡，准備角戰。琦善

却一些兒不防一些兒不備，只叫鮑鵬催促義律覆音。

這日鮑鵬帶來覆文一角，琦善即命鮑鵬譯出內說「前索六款，統求准議，還請割讓香港一島，畀英國兵商寄居，是否限三日答覆！」這封書便是外人所說哀的美敦書，是挑戰的意思。琦善頓足道「這都是林則徐闖出來的禍祟，他既要我准他六款，還要什麼香港一島，如何是好？」鮑鵬道「香港是海口荒島，就使允給了他，也沒甚要緊。」分明是個說客。琦善道「這個却未便照准。」鮑鵬道「書中限期，只有三日，三日不覆，他便要率兵進港來了。」琦善道「你却去對英領事說，叫他靜心伺候，待我出奏，再行答覆。」鮑鵬應命而去。琦善却令幕賓修了一個模糊影響的奏摺，拜發出去。

隔了兩宿，鮑鵬回報義律不肯遵命，說是「且開了仗，再好議和。」琦善大驚，正在慌張，沙角砲臺將陳連升，費文請援，琦善不願發兵，仍道鮑鵬赴英艦議和。鮑鵬陽雖應命，暗中却往別處躲了好幾天，琦善還道他磋磨和議，不加着急，忽由飛騎來報「陳副將連升與英兵開戰，轟斃英兵四百多人，後因火藥傾盡，力竭身亡，連升子舉鵬與千總張清鶴，統已陣歿，沙角砲臺已失陷了。」琦善道「有這麼事！」喜像作夢。接連又報「大角砲臺，亦被英人陷沒，千總黎志安，受傷出走。」琦善皺眉道「我已着鮑鵬去止英兵，什麼鮑鵬不來，英兵只管進攻。」語未畢，署外傳進手本，乃總兵李廷鈺求見。琦善道「我沒有傳他回省，他來做什麼？」真心督戰。傳遞手本的巡捕，答稱李鎮台說有緊急事情，因此進省稟見。琦善方命傳入，相見畢，廷鈺稟道「沙角大角兩砲臺，俱已陷落，英兵已進攻虎門，請大帥急速發兵，由卑鎮帶去把守！」琦善道「我奉旨前來議撫，並不是與英開戰，怎好添兵尋釁？」夢人說夢話。廷鈺道「英兵不顧就撫，奈何？」琦善道「我已着鮑鵬前去相商，諒無不成，明後日便可沒事，老兄不必過慮！」廷鈺道「大帥不要過信鮑鵬，鮑鵬前曾私販煙土，犯過罪案，倘再被他通洋舞弊，恐怕禍患不淺。」琦善閉着目只是搖頭。廷鈺下淚道「虎門係粵東門戶，虎門一失，省城萬不能保。廷鈺等死不足惜，大帥恐

亦未便」說到這一句琦善方張目道「據你說來，是必要添兵的。現調兵二百名，給你帶去，可好麼？」廷鉞道：「二百名不夠分布」琦善道「再添三百，湊成五百，想總夠了。」好個買賣人鮑鵬，可笑之至。廷鉞方起身告辭，琦善又道：「老兄帶了五百兵出去，只可黑夜中潛渡，若被英人得知，責我添兵，那時萬不肯就撫了。」廷鉞又氣又笑，告別出外，急赴虎門守戚遠礮臺去了。

琦善正遣發廷鉞出署，見鮑鵬進來，好像得了寶貝，忙問撫議如何？鮑鵬答稱義律必欲照約，方許退兵。琦善道：「你如何今日纔來？」鮑鵬道「卑職前日奉命前去義律只是不見，守候數日，方得見他，磋商許久，仍無成議。只是請大帥允准要約，非但把礮臺歸還，連定海亦即交付。」琦善道：「你再去與他商議，前六款中，煙價償他若干，廣州可以開放，香港亦可婉商，餘事待後再談。」鮑鵬去了一會，又回報「義律已經首肯，請大帥出訂和約。」琦善道「話雖如此，但我尚未奏准，如何與他訂約？」鮑鵬道「可去訂一草約，然後奏准未遲。」琦善從鮑鵬言，借查閱礮位為名，與義律會於虎門花城，願償煙價七百萬圓，并許開放廣州，割讓香港。義律亦許歸還定海及沙角大角兩礮臺。雙方議定草約，琦善還署，即杳伊里布接收定海，一面即據義律來文，說出不得不撫情形，奏達清廷。道光帝未經大創，安肯遽允？即命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，提督楊芳尚書隆文為參贊大臣，赴粵剿辦，並降旨道：

覽奏，曷勝憤懣。不料琦善怯懦無能，一至於此！該夷兩次在浙江粵東肆逆，攻占縣城礮台，傷我鎮將大員，荼毒生民，驚擾郡邑，大逆不道，覆載難容，無論繳還定海，獻出礮台之語，不足深信，即使真能退地，亦只復我疆土，其被戕之官兵，罹害之民人，切齒同仇，神人共憤；若不痛加剿洗，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？奕山隆文，兼程前進，迅即馳赴廣東，盤我兵旅，殲茲醜類！務將首從各犯，通夷漢奸，檻送京師，盡法處治。至琦善身膺重寄，不能聲明大義，拒絕要求，竟甘受其欺侮，已出情理之外，且屢奉諭旨，不准收受夷書，胆敢附摺呈遞，代為懇求，是何居心？

且據稱同城之將軍，都統，巡撫，學政，及司道府縣，均經會商，何以閫內阿精阿怡良等，並未會銜？所奏顯有不實，琦善着革去大學士，拔去花翎，仍交部嚴加議處！欽此。

琦善接旨，不由的身子發抖，又聞伊里布亦奉飭回任，料知朝廷變了和議，將來如何答覆英人，憧急了數天，忽又接到京中家報，說是家產都要籍沒了。心中一急，昏暈倒地，不省人事。家不可忘國恰可寶　正是

內家而外國，義本同休戚；誤國即誤家，身敗名亦裂。

未知琦善性命如何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
焚燬之舉，雖未免過激，然使省省有林鄧，則善戰善守英，何能爲？且但患其蔓，不患孟浪，本出自宣宗之口，林鄧二公，不過奉上而爲之耳。何物穆彰阿，敢行蝨蔽，妨賢病國，縱敵殃民，貽一日之大防，釀百年之遺毒。不知者謂鴉片之禍，起自林文忠，其知者則固謂在彼不在此也。琦善奸黨，右穆左林，隱軍實，長寇讎，莫此爲甚。讀此回，令人惋惜，又令人憤激，雖本事實之不平，亦由抑揚之得體。

## 第五十二回　關提督粵中殉難　奕將軍城下乞盟

却說琦善聞家產籍沒，頓時昏絕，經家人竭力施救，方漸漸甦醒，垂着淚道：「早知英人這樣利害，朝局這樣反覆，稔中堂這樣坐視，我也不出來了。」悔已無及　於是再召鮑鵬密議。鮑鵬道：「大人不必着急！總叫得英人歡心，不與大人爲難，後事歸後人處置，大人即可脫然無累了。」琦善思前想後，亦沒有救急法子，只得搜羅歌女，擺列盛筵，時常請英使享宴，遷延時日。這英領事義律，及英將伯麥等抱着始終不讓的宗旨，外面却與琦善周旋，大飲大吃，酒酣耳熱，還抱着歌女取樂。廣東鹹亦妹，想是從此而起。正在花天酒地時候，朝旨已下，琦善接讀朝旨，方悉家產

籍沒的原因實是怡良一奏而起。小子先錄登當時的上諭道：

香港地方緊要，前經琦善奏明，如或給與，必致屯兵聚糧，建台設砲，久之覬覦廣東，流弊不可勝言；旋又奏請准其在廣東通商，並給與香港泊舟寄住。前後自相矛盾，已出情理之外；況此時並未奉旨允行，何以該督即令其公然占踞？覽怡良所奏，曷勝憤懣！朕君臨天下，尺土一民，莫非國家所有，琦善擅予香港，擅准通商，尤敢乞朕格外施恩，且伊被人恐嚇，奏報粵省情形，妄稱地理無要可扼，軍器無利可恃，兵力不堅，民心不固，摘舉數端，危言耍挾，不知是何肺腑？如此辜恩誤國，實屬喪盡天良。琦善著即革職拏問，所有家產，即行查抄入官！欽此。

琦善讀畢，眼淚復如泉水湧下，隨道：「我與怡良無讎無隙，如何把我參奏？且他的奏稿中，不知說的什麼說話，真是可恨！」貴人不貴己。當下着人到撫署中，抄出怡良奏稿，回報琦善。由琦善接瞧道：

自琦善到粵以後，如何辦理，未經知會到臣，忽外間傳說：「義律已在香港出有僞示，逼令彼處民人，歸順彼國」等語。方謂傳聞未確，疊惑人心，隨據水師提督轉據副將稟抄僞示前來，臣不勝駭異。惟大西洋自前明寄居香山縣屬之澳門，相沿已久，均歸中國之同知縣丞管轄，而議者猶以爲非計。今該夷竟敢脅天朝士民，占踞全島，該處去虎門甚近，片帆可到，沿海各州縣，勢必刻刻防閑，且此後內地犯法之徒，必以此爲藏納之藪，是地方既因之不靖，而法律亦有所不行；更恐犬羊之性，反覆無常，一有要求不遂，必仍非禮相向，雖欲追悔從前，其何可及？伏思聖慮周詳，無遠不照，何待臣愚愚過計。但海疆要地，外夷公然主掌，並敢以天朝百姓，稱爲英國之民，臣實不勝憤慨！第一切駕馭機宜，臣無從悉其顛末，惟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欽奉諭旨，調集兵丁，預備進剿，并令琦善同林則徐、鄧廷楨妥爲辦理，均經宣示。臣等晤見時，亦請添募兵勇，以壯聲威，固守虎門砲台，防堵入省要隘。今英夷窺伺多端，實有措手莫及之勢。現既見有夷文僞示，不敢緘默，謹照錄以聞。

琦善瞧完，又氣又懼，急得手足冰冷。忽有水師提督關天培遞來急報，說「英艦復來攻虎門，請派兵速援！」

琦善此時，已如死人一般，還有什麼心思去顧虎門？隨把急報擱起，一概不管。

原來英領事義律，已聞清廷主戰消息，與酋麥定議續攻，趁奕山楊芳隆文等未曾到粵，即調齊兵艦，高扯紅旗，向虎門進發。水師提督關天培，正守靖遠砲台，一面飛速請援，一面督軍防禦。遙見英艦如飛而至，天培督令軍士開砲，砲聲數響，到也擊著英艦數艘，可恨未中要害，只把鐵甲上面，打破了幾個窟窿。英艦冒險衝入，兩下裏砲聲震天，轟個不住。天培手下多中砲倒斃，只望援軍前來接應，誰知相持多時，毫無援音，英艦得步進步，所發砲彈，越加接近，宛如雨點雷聲，沒處躲避，驀然間一顆飛彈，從天培頭上落來，天培把頭一偏，那彈正中左臂，接連又是數顆彈丸，把天培身邊幾個親兵，大半擊倒。兵士便譁亂起來，你逃我走，個個要管自己的性命。天培左臂受傷，已忍痛不住，又見兵士紛紛潰敗，大呼道：「英人可惡，琦善可恨！天培從此殉國了。」一恨千古。就將手中的劍，向頸上一抹，一道魂靈，直升天府。

英人乘勝登岸，佔據了靖遠砲台，轉攻威遠橫檔兩礮台。兩礮台上的守兵，已自開風奔潰，總兵李廷鈺，副將劉大忠，禁止不住，也只得退走；眼見得兩砲台盡陷，虎門失守，英人將虎門各隘所列大砲三百餘門，及上年林則徐購得西洋砲二百餘門，統行奪去，幷且長驅直入，進薄烏涌。烏涌距省城只六十里，鎮守員是總兵祥福，率同游擊沈古鰲，守備洪連科，竭力拒戰，殺了一兩日，寡不敵衆，彈藥又盡，祥總兵及麾下二將，臨敵捐軀，同時殉難。大帥怡良聞虎門陷，即與楊芳相見，當下談起琦中堂議撫事情，怡良道：「琦中堂在任時，單信任漢奸鮑鵬，墮了英領事義律詭計，一切措置，力反林制台所爲。林制台處處籌防，琦中堂偏處處撤防，所以英人長驅直入。現在虎門險要，已經失去，烏涌地方，又復陷落，省城危急異常。幸逢參贊馳至，還好仗着英威，極力補救。」楊芳道：「琦中堂太覺糊塗，撫議未成，如何就自撤藩籬？現在門戶已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

1260 S

撤，叫楊某如何勦辦？看來只好以堵爲勦，再作計較。」怡良道：「英兵已入烏涌，海面不必講了，現只有堵塞省河的辦法。」楊芳道：「省河有幾處要隘？」怡良道：「陸路的要隘，叫作東勝寺，水路的要隘，叫作鳳凰岡。」楊芳道：「這兩處要隘，有無重兵防守？」怡良道：「向來設有重兵，被琦中堂層層撤掉，琦中堂被逮，兄弟方籌議防守。但陸兵尚敷調遣，水師各船，被英人燬奪殆盡，弄到無艦可調，無砲可運，兄弟正在焦急哩。」楊芳道：「艦隊已經喪失，且扼守河岸要緊。」隨派總兵段永福，率千兵扼東勝寺，總兵長春，率千兵扼鳳凰岡，兩將繞率師前去，探馬已飛報英艦闖入省河。楊芳擬自去視師，遂起身與怡良告別，帶了親兵數百名，親到河岸督戰，行近鳳凰岡，遙聞砲聲不絕，知已與英兵開仗，忙拍馬前進，到鳳凰岡前，見總兵長春，正在岸上，舉武揚威，督兵痛擊，英艦已向南退去。楊芳一到，長春方前來迎接，由楊芳下馬慰勞一番，再偕長春沿河巡視，遠望南岸河身稍狹，頗覺險要，便向長春道：「那邊却是天然要口，爲什麼不見守兵？」長春答道：「河身稍狹的區處，便是臘德及二沙尾，聞林制軍督師時，曾處處駐兵，後來都由琦中堂撤去，一任英使出入，所以空空蕩蕩，不見一兵。」楊芳剛在嘆息，忽見南風大起，潮水陡漲，忙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急傳令守兵，一齊整隊，排列岸上。（楊果勇，不憚將材，可惜大勢已去。）長春問是何意？楊芳向南一指，便道：「英艦又乘潮來也。」長春望將過去，果見一大隊輪船，隱隱駛入，比前次更多一二倍，連忙令軍士搶好砲位，灌足火藥，準備迎擊。

頃刻間，英艦已在眼前，即令開砲出去，撲通撲通的聲音，接連不斷，河中烟霧迷濛，彈丸跳擲，那英艦仗着堅厚，只管衝烟前進，還擊的飛砲火箭，亦很猛烈。楊芳長春兩人，左右督戰，不許兵士少懈。兩邊轟擊許久，潮亦漸退，英艦方隨潮出去。楊芳道：「眞好利害！外人這般強悍，中國從此無安日了。」（知幾之言。）是夜，即在鳳凰岡營內暫宿。次晨，美國領事，到營求見，由兵弁入報，楊芳道：「美領事有什麼事情，要來見我？」遲了半晌，方命兵弁請美領事入營。兩下相見，分賓主坐定，各由通事傳話。美領事先請進埔開艙。楊芳道：「我朝與貴國本沒有失好意見，

上論原准貴國通商，只是英人猖獗異常，與我尋釁，所以運累貴國。這是英人不好，並非我國無情。」美領事道：「聞英人亦不欲多事，只因天朝不准通商，兩邊誤會，纔有此戰。竊想通商一事，乃天朝二百年來恩例，何妨一例通融，仍循舊制。」楊芳道：「我朝原許各國通商，豈獨使英人向隅？奈英人私賣違禁的鴉片，不得不與他交涉。且英人很是刁狡，今朝乞撫，明朝挑戰，如何可以通融？」美領事道：「這到不妨。英領事義律已有筆據呈交呢。」隨取出義律筆據，交與楊芳。楊芳瞧着，乃是繼行漢文，有「不討別情，惟求照常貿易，如帶違禁貨物，願將船貨入官」等語，便道：「照這筆據，似還可以商量，但英商再有販運違禁貨物，那便怎麼處置？」美領事道：「英國商人並未隨同茲事，若准他通商，貨船便即入口，就使英兵要戰，英商也是不肯，反可制服兵船，豈不是斂兵息爭的好事麼？」楊芳道：「貴領事既與他說情，本大臣就替他奏請便是。只英艦不得無故闖入，須等上諭下來，或和或戰，再行答覆。」美領事應諾而去。

楊芳回省，與怡良商議，彼此意見相同，遂聯銜會奏，大旨以歐入堂與守具皆乏，現由美領事為英緩頰，姑藉此羈縻，為退敵收險之計。此奏很是。這奏一上，總道廷旨允從，失之東隅，還可收之桑榆，誰知道光帝偏偏不依，真正氣數。竟下旨嚴斥道：

覽奏，憤懣之至！現在各路徵調兵丁一萬六千有餘，陸續抵粵！楊芳乃遷延觀望，有意阻撓，泼泼以通商為請，是復蹈琦善故轍，變其文而情則一，殊不可解。若如此了結，又何必命將出師，徵調官兵，且提鎮大員及陣亡將弁，此等忠魂，何以克慰？楊芳怡良等，祇知邊釁完事，不顧國家大體，殊失朕望。着先行交部嚴議，奕山隆文經朕面諭一切，必能仰體朕意，現已到粵，兵多糧足，自當協力同心，為國宣勞，以膺懋賞，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，坐失機宜，此次批摺，着發給閱看。欽此。

是時靖逆將軍奕山，及參贊隆文，還有總督祁墳，俱已到粵，楊芳接見，便與敘起戰事利害，及奏請羈縻緣由。

弈山道：「皇上的意思，是決計主剿，所以參贊出奏，玆遣屬斥。兄弟亦知粵東空虛，但難違上命，奈何？」祁墳道：「聞得前時林制軍辦理的很是嚴密，何妨請他一議。」弈山點頭稱善，當由祁墳取出名刺，去請林則徐。

原來林則徐雖已被譴，尚未離粵，聞祁墳相邀，隨即入見。祁墳引他見了弈山，弈山便問防剿事宜。則徐道：「現在寇入堂奧，剿堵兩難。省城又是卑薄得很，無險可扼，欲要挽回大局，很不容易。只有暫時設法羈縻，計誘英艦，退至獵德二沙尾外面，連夜下樁沈船，用重兵大砲把守，令他無從闖入。一俟風潮皆順，葦筏齊備，再議乘勢火攻，方出萬全。」弈山默然不答。（意中還不以爲然，想維要吃個敗仗，方覺爽快。）祁墳道：「聞省河一帶，都有英船出沒，如何誘他出去？」則徐道：「那總有法可想。」祁墳道：「這却還仗大力。」則徐道：「林某在粵待罪，恨不將英人立刻驅逐，奈因琦中堂處處反對，無能爲力，負罪愈深。今日得公等垂青，林某敢不効死。」（愚沈眞日：言未畢，外面報聖旨下來，要林公出接。）則徐忙出去接旨，係授則徐四品京堂，馳赴浙江會辦軍務。則徐束裝即行，粵東失了臂助。

義律待了多日，未見楊芳覆音，復來催索煙價。弈山叱回，即欲發兵出戰。楊芳諫道：「兵船未備，水勇未集，此時不宜浪戰，還請固守爲是！」弈山道：「各省兵士已調集一萬七千名，粵兵亦有數萬，若再頓兵不戰，上頭亦要詰責，只好與他拼一死戰便了。」（若能與他拼一死戰，也不失爲忠臣，只怕是空說大話。）於是令提督張必祿屯西砲台，出中路，楊芳由泥城出右路，隆文屯東砲台，出左路；幷遣四川客兵，及祁墳所募水勇三百名，駕着小舟，攜火箭噴筒，駛出省河，突攻英船。英船不及防備，被焚梳船二隻，杉板船二隻，小船五隻，英兵亦斃了數百名，幷誤傷美人數十。（又聞誤美國了。）弈山聞報，正欣喜過望，慢着！忽遞到敗耗，說是英兵來打回撲陣，把我兵輪三艘燬去，我兵敗退，英艦已闖入十三洋行面前。弈山又憂慮起來。（忽喜忽憂，活繪出一個庸帥。）次日，探馬又飛報英兵大至，天字砲台守將段永福敗走，砲台被陷，砲台上面的八千斤大砲，都被英人奪去；接着又報泥城砲台守將岱昌及劉大忠，亦已敗退。弈山搓手道：「不得了！不得了！」（何不出去死戰？）忙檄兩參贊及張必祿回守省城。（自己不敢出戰，到也罷了，還要調回別人保護自己，眞

是沒用的東西

公文纔發，又接到緊急軍報，據稱：「港內筏材油薪船，并水師船六十多艘，統被英兵及漢奸燒盡。現在英兵已進攻四方砲台了。」奕山此時，好像兜頭澆下冷水一盆，又一盆，身子都冷了半截，免不得上城瞭望。目中遙見火光燭天，耳中隱聞砲聲震地，他在城上踱來踱去，急得愁腸百結，突見東南角上有旗號展出，後面隨着許多人馬，不覺大驚，險些兒跌下城來。仔細一瞧，乃是自己兵隊，方略定了一定神，等到兵馬已到城下，後隊乃是兩參贊押著，忙即下城，開門延入。楊芳道：「四方砲台，據省城後山，爲全城保障，現聞英兵進攻，參贊等正思馳援，因奉調回來，不敢違命。好在城中尚無要事，待楊某出去救應。」奕山道：「不不必。昨日閱中到有水勇，已由祁督遣調往援，此刻城中吃緊，全仗諸公保護，千萬不要離城。」

正議論間，探報四方砲台，又被英人奪去。楊芳着急道：「怎麼如此迅速！（楊芳都着急起來，我知這位楊將軍，急怕連話都說不出了。）四方砲台一失，敵兵據高臨下，全城軍民，如坐穽中，奈何奈何？」奕山道：「這這這全仗楊將軍出力保全。」楊芳不暇答應，急率軍士登城，固守；布置纔畢，城北的火箭砲彈，已陸續射來。楊芳親至城北督防，兀坐危樓，當着箭彈，終日不退。老天恰也憐他忠心，鎮日裏大雨傾盆，把英人射來的火器，沾濕不燃。城中人心，稍稍鎮定。

看官！你道英人何故這麼強？粵兵何故這麼弱？小子細查中外掌故，方知英領事義律，雖是求撫，暗中却暹向本國調兵。水軍統帥伯麥，早到中國，經過好幾次戰仗，上文統已敍明。陸軍統帥加至義律，亦到粵多日，這時候復來了。陸軍司令官臥烏古，帶了好幾千雄兵，來粵助陣，所以英兵越來得利害。這邊粵中將弁，因海口已失，心中早已慌懼；奕山又是個紙糊將軍（名目新鮮），並不敢出去督戰。大帥安坐省城，將弁還肯盡力麼？因此英兵進一步，粵兵退一步；英兵越進得猛，粵兵越退得遠。砲台失了好幾個，兵船軍械，奪去無數，將弁恰是一個不傷。（應筠將弁冥喜）奕

山住在圓城中，既不敢戰，又不敢逃，只好虛心下氣，向屬員問計。著極還是廣州知府余保純獻了一個救急的妙法子，無非是「議和講款」四字。當由余保純出去議款，經了無數口舌，復由美利堅商人居中調停，定了四條款子，開列如左：

第一條　廣東允於烟價外，先償英國兵費六百萬圓，限五日內付清。

第二條　將軍及外省兵，退屯城外六十里。

第三條　割讓香港問題，待後再商。

第四條　英艦退出虎門。

余保純回報奕山，奕山唯唯聽命；遂搜括藩運兩庫，得了四百萬圓，還不夠二百萬圓，由粵海關湊足繳付英人。一面又下令出城，退屯六十里外的小金山。楊芳敢怒而不敢言，只請留城彈壓，奕山也沒有工夫管他，徑自出去。隆文隨着出城，心中也憤恚萬分。到了小金山，隆文生起病來，竟爾逝世。小子敍到此處，也嘆息不置，隨筆成一七絕道：

主和主戰兩無謀，庸帥何能建遠猷？城下乞盟太自餒，西江難溯粵中羞。

和議已定，英人曾否退兵，且待下回再詳。

去了一個琦善，又來了一個奕山。清宣宗專信滿人，以致專閫請帥，多屬庸碌，雖以老成歷練之楊芳，屢建奇績，洊膺侯爵，至此發言建議，猶不能邀宣宗之信用；彼關天培鎮守虎門，忠憤者徒自捐軀，狡黠者專圖倖免，邊事之壞，自在意中。觀琦善之被逮，爲之一快；觀任者爲一奕山，又爲之一嘆。關天培等之殉難，爲之一慟；楊芳怡良會奏之被斥，尤爲之一憤。至城下乞盟，願允四款，更不禁涕淚交垂矣。書中自成波瀾，閱者心目中，應亦糟糕不置。

# 第五十三回　效尸諫宰相輕生　失重鎮將帥殉節

却說英國兵艦，自收到兵費後，總算拔錨出口，慢慢兒的退去，從佛山鎮取道泥城，經蘆關三元里。三元里里民，因英人沿途肆掠，憤憤不平，遂糾衆攔截，豎起平英團旗幟，把英兵圍住。英兵終日衝突，不能出圍，統帥伯麥亦受傷。義律亟遣漢奸混出圍場，遺書余保純求救。保純亟率兵往解，稟義律等出圍，始得脫去。靖山不敢實奏，捏稱：「焚擊英船，大挫凶鋒，義律窮蹙乞撫，祇求照舊通商，永不售賣鴉片，惟追交商欠六百萬圓。當由臣等與他議約，令他退出虎門外面。」道光帝高居九重，只道奕山是親信老臣，不至捏飾，當下准奏，誰知他是一片鬼話。鴻芳奏請撫議，並不要六百萬償銀，反加申斥，靖山飾詞上告，將贖償兵費之款，捏稱道交商欠，雖改重從輕，而償銀總是確實，乃反准奏不駁，謂非重繩嶠漢而何？

朝中只惱了一個大學士王鼎，上了一道奏章，說「撫議萬不可恃，將軍奕山，其憤銀媚外罪，較琦善尤重。」這篇奏牘，好似朝陽鳴鳳，曲高和寡，那裏能回動聖聰？況王鼎是山西蒲城人氏，並非皇帝老子戚族，恁你口吐蓮花，總是不肯相信。當時留中不發，後來細問內監，方知道光帝覽了奏牘，到也有點動容，經權相穆彰阿袒護奕山，不說奕山有罪，反說奕山有功，因此把奏章擱起不提。王中堂得此消息，已自憤恨，適廷議追論林則徐罪狀，謫戍伊犁，協辦大學士湯金釗，因保薦林則徐材可重用，亦遭嚴譴，連降四級；王中堂料是穆彰阿暗中唆使，氣得滿腹膨脹，隨即囑咐家人，願効史魚尸諫，草了遺疏數千言，歷述穆彰阿欺君誤國，不振治罪，大局無安日，海疆無寧歲。結尾有「臣請先死，以謝穆彰阿」等語。遺疏寫畢，讀了一遍，便嘆道「奸賊若除，我死亦瞑目了。」當下將遺疏恭陳案上，并用另紙一條，留囑家人，倘他明日拜發，隨望北謝恩，縊梁自盡。其述貶遷，實心無愧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